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四十三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四十三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修

文選

四十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第

No. 3528

冊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
郎舉康自代康答書非絕因自說不
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
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
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康白

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

善本作謂之

知言

銑曰山嶽為潁川太守時山濤謂嶽云
康性行不堪職仕慨康之志故以為知

言也

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慨其素

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書曰山嶽字潁川嵇

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潁川山公族父然經

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

曰向

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此意也

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

代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孫

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

曰阿都名仲梯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梯絕交

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事雖不行知足下

每喜足下知家復有此弟

善本有

不知之良曰不行謂不許也

善曰言不知謂

故字

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翰曰旁通謂博

情已之

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怪責於人言寬容也

善曰言是下旁通衆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

言寬容也周易曰旁通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

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

失其正者

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

唯房通乎

相知耳銑曰直性謂不從物扶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非本意也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向曰問項人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項人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尸祝之助也善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手薦饔飩善本作刀漫平之羶腥薦進也鑾刀上鈴也漫汚也羶亦腥也善曰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呂氏春秋注曰漫汚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

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濤兼利而己自守也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伯夷性有所不堪真柳下惠介然必偏中而為貴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虛語謂虛說也言己不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而悔吝不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矣善曰空語猶虛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剛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我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
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
郎是安卑位豈敢短之言不取以四人居位
下而非短之也善曰史記曰莊子各周嘗
為蒙漆園吏論語曰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
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
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俞孟子曰
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而言高罪也
又仲尼無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
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謂無物愛
入羞恥也執鞭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
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
物之情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無愛無私
仁亦為之論語曰子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土
吾亦為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
令尹何知所謂達人善本無能兼善而不渝
子曰忠矣

窮則自得而無悶達則兼善天下而不善其身
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為憂
悶矣渝變也善曰孟子曰古之入窮則獨
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以此觀之故
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善本作棲字於世
許由隱於箕山之中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
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之下張耒南岳子房之佐漢接輿
之行歌其揆一也善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
秦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
言堯舜子房安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
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善
曰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
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數君

堯舜已下也遂志謂遂本情也故君子百行

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言向多也百行

子之行所趣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安也

或利論語識曰貪而無怨循性而行或害

慶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濟曰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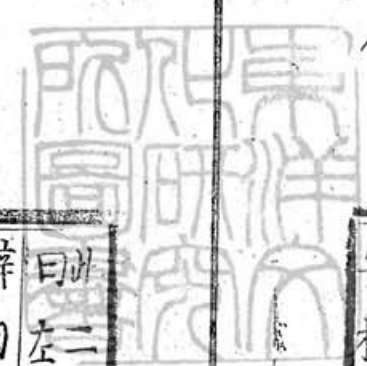
出隱者不仕各有短也善曰班固漢書

不能出二者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

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良曰吳子諸樊

札聖達辭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立公子臧

慕相如先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言



曰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

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

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

也札雖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

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每善本

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每善上

有吾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

人固辭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

業隱於武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善曰

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公曹休歸自

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終徒冬切史記少加

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善本作嬾

筋駑肉緩銑曰疎慢嬾也筋馬也頭面常一月

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

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

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向曰傲

言性簡略與禮相違背為濟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濟曰濟輩寬縱攻擊也莊老忘榮辱齊是非故增放逸也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

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傾纓

赴蹈湯火良曰積墜也任實謂用本情也篤

也南行王逸曰楚辭曰狂顧還也雖飾以金鑲饗以嘉

肴愈善本作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翰曰鑲

肴雖有實也愈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善曰毛詩曰弗厭

甫物切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

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銑

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法嗣宗不論人而不過之事不能及之然嗣宗曠大之性過人而不傷

於物唯飲酒之後有過失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

李元孟銘曰飲無不求辭纔以至為禮法之士

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禮法

禮法

禮法

禮法

禮法

禮法

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毋
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誕敗禮傷教宜
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文王
也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相坐謂
阮籍曰卿任性放蕩傷敗禮教若不革變王
憲豈得相容謂太相宜病君當恕之素吾不
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君當恕之素吾不
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也善曰賢材
量又不識人情暗闇字本作於機宜無萬石之
慎而有好盡之累也良曰機者事之微也宜事
言我遇事便發萬石父不能忍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
好盡我人君之事機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下
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
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廷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
廷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
忌以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
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
置一不堪也我翰曰病病病病病病病病病
豈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堪
也銑曰不堪不堪不堪不堪不堪不堪不堪
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善曰東觀漢記曰汝
吏呼之不放置於車門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
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
郎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
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寐不得搖性復多

颯把菴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

三不堪也也向曰代綴射也痺濕病也裏猶著

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實

客危坐向師顏色無作說文曰痺濕病也痺

利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

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

久四不堪也濟曰堆滿也机亦案

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

見中傷者良曰言不為人善所矜但多怨者及

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纔有所怨雖懼善本切

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化謂改變也善策也

班固漢書惠帝貧曰聞叔孫通欲降心順俗

則詭故不情為銑曰詭誑也言欲下意順人則

以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

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向曰咎凶也譽美聲

囊無咎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

坐鳴聲聒耳器塵臭處千變百技善本作在

人目前六不堪也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

在於前也善曰杜預心不耐煩而官事鞅

左氏傳注曰聒誼也

於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良

兩掌衆多貌機事纏繞故事也言事繁於思

掌書曰萬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翰曰湯與武王以臣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
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
明於世則為禮教
之人不容我也
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
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放也言見惡便道不能
慎言
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
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患謂上七不堪
二不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
又聞道士遺
言餌術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
謂得道之士
士也餌食也本草經曰術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日餌食也本草經曰術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
廢安能捨
善本作
舍字
其好樂而從其所懼哉夫
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
也良曰行往
上天性本志也禹不偪相成子高全其節也
伯成子高堯舜時諸侯及禹登位退耕於野
禹問曰何也高曰今有賞罰是刑自此始也
耕而不顧禹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
堯授舜舜授禹禹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
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越就下風而問焉子高
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
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
矣耕而不顧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
也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
也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
也
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
也

者推其彰其過也護助也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
將行也兩無蓋門人曰商也亦有焉孔子曰商之
為人也也蓋短於財吾聞與人有交者推其長者
違其短者故能久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
王肅曰短者故能久也近諸葛孔明不偏元直
以入蜀所向破徐庶之母見獲於曹公為曹公
先主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圖霸業者以此方
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
請別以請曹公馬先主之命亦不偏留之孔明不偏
謂孔明明奉先主之命亦不偏留之孔明不偏
也元直曹公來征先主善曰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
亮與徐庶並從先主善曰在楚聞之率其眾南行
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霸業者以此
業無益於事請從此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
福名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華歆曰強勸勉也

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寧辭
不受歆字子魚寧字幼安善曰魏志曰華
歆字公卿舉獨行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
中詔公卿舉獨行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
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
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大中大夫寧
辭不受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善本有也足
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善本無不
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故四民有業各以其得善本作志為樂上禹仲
尼諸葛亮華歆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
才請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
輞也桶撮也四民士農工商也為樂言各樂
其得志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
之石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善本無足下度
民也

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

韓

言人各有其所樂惟達者可知故云度內耳章甫殷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

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章甫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

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敦髮

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自以善本無自字

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

腐養鴛雛以死鼠也

銑曰鴛雛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

以已嗜臭爛而以死鼠養鴛雛言此譏濤也

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此譏濤也

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此譏濤也

中三日莊子來欲代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此譏濤也

離子知之夜莊子往見之此譏濤也

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海非

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視之

曰嚇今子欲以子國嚇我邪

之術方外榮華去茲未游心於寂寞以無為

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

法也外

疎也滋味美味也寂寞安靜也無為無事也

言我好養生疎榮華從無九患亦不顧足下

所好榮華也莊子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為此天

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為此天

地之平而道

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

試必

善本無不能堪其所不樂

自度必不樂之事必不能堪而行之

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寬之令

轉於溝壑也

良曰言我自決已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冤猶枉屈也溝壑

坑也善曰左氏傳曰待者謂楚

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

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向如何可言翰曰

也悵悵悲悵也善曰晉諸公譜曰康子劭

王應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

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注

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注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善本與親

舊叙離善本無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

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翳了奴之不置不過欲

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

踈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

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

最近之可得而善本無言耳也向曰翳惱置止

發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踈緩又不離

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

榮為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善曰翳

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然使長才廣度無

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

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濟曰若取其大

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重也言我則多病

非為有人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復

也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

所乏耳善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

求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其餘

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共登

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善本作益一旦迫之

禮取滅也楚曰兆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

之使復其日其所楚子伐許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受

公不禮許之是全國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

禮焉至冬齊師滅譚是皆無禮而取滅亡也

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善曰左

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

城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

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

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

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晉公子重耳能下人退

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晉公曰其君能下人退

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載籍既記

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

崇飾浮辭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也

言史籍所記非飾虛辭也善曰鄭玄考苟

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也善本無今粗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曆善本作數

將終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歷數錄籍

也終盡也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可則止無自辱焉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

耀或幽而光尚書曰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

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濟曰言桓

讐並起也豺狼惡獸喻亂賊也抗張毒害塗
 泥炭火也言百姓皆如陷於火而難苦也
 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
 能亡失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
 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於是九州絕貫皇綱
 炭茶與塗古字通用解紐而皇王綱紀解其結也言九州之事斷絕
 職乃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網四海蕭條非復
 利荅賓戲曰廊帝紘恢皇綱貫網四海蕭條非復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蕭條空遠貌太祖也
 魏武帝也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
 運也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
 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征
 者夫河圖運圖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不殺征
 討暴亂克寧區夏徒克能寧安也紹董卓之
 書曰用肇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靈符謂神靈也
 造我區夏

之瑞符也集會也言天命與人心相會也始
 善曰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符天錄乃始
 命既集有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大域開洪
 善曰曹植魏德論曰奄有四方洪基
 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洪基
 岳器則九鼎猶存山嶺也九州洛陽也中岳嵩
 也存在也昂可烹故云器善曰河圖括地
 象曰崑崙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
 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鼎
 成王定鼎於郊鄆史記曰秦取周九鼎世載
 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郁之攸同天下之
 壯觀也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
 大觀望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序
 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新序
 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此天下之

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淵曰公孫

善度之子康之弟故云承藉父兄善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

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少為遼東侯度死子康嗣

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為燕王也淵曰擁帶燕

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向曰擁帶

奴也憑依陵乘也盤桓不進顏言恃險遠不

修職貢善曰左氏傳桓子產曰今陳介恃楚

衆憑凌弊邑國語號文公曰古者三時務農

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異姓以其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內傲帝

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善本作貨賄葛

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銑曰傲慢也南

水曰桴滄流海也貂鼠皮也言公孫淵與孫皓

吳明土也使南通孫權往來贈遺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

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

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

出名馬自以為控絃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

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善本

字良曰控絃引弓之士也燕齊二國在遼

西故云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轢

踐也言淵恃此威奴傳曰控絃之士三十餘

萬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者扶桑也

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

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方宣王薄

度以漢周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宣王薄

伐猛銳長驅武也猛健銳利也長驅遠伐用威

伐猛銳長驅武也猛健銳利也長驅遠伐用威

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宣王征淵
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
驅至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
肉折首監曰次至也桴打鼓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
折首猶斬首也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
陽縣左氏傳曰援桴而鼓局易曰遼東郡有遼
其醜非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良曰疆場
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
善曰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
書述曰列郡祁連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
山海經有大荒悅服殊俗款附濟曰咸皆也殊謂異國也善
曰毛詩序曰民乃離散不安其居尚書自茲
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自茲
遂隆九野清泰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

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
九野高誘曰九野八方中央也東夷獻其
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
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國名楛矢箭也曠
遠也言遠代不羈縻者皆應我皇之化而至
也服王化獻其樂舞後漢書曰東夷自公康已後
世服王化獻其樂舞後漢書曰東夷自公康已後
三十年肅慎國遣使重譯貢弓長三尺五寸
三十張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崔寔
本論曰孝宣帝世不羈之虜單于魏魏蕩蕩想
稽顙來朝百世不羈之虜也魏魏蕩蕩想
所具聞也善本無也字魏魏蕩蕩想
聞也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有為君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魏乎其有成功吳之
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向曰擾
善曰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於江外也表外也
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荊州

計卓引軍還任魯陽范曄後漢書馮劉備震
衍上疏曰遣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巴岷
懼亦逃巴岷濟曰劉備蜀先主也巴岷
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降先主領益州
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
游魂迄于四紀良曰積石之固謂蜀多山也
吳之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將魂也
至也固也言吳蜀恃此山水假借將魂也
嚴梁山積石我漢書曰吳有子三子五湖之
利也魏野帝善我漢書曰吳有子三子五湖之
假氣遊魂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
鳥魚為伍二邦合從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
此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
相終始以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併力
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

言持久可與大山齊其終始也善曰漢書
合從連衡力政爭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
和汝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
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泰山
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
輔佐也帝室謂魏室相桓桓志厲秋霜
殺物也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晉公爵
為主怒如秋霜曰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
之鑒與衆絕慮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善無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
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
獨見四主上欽明委以萬機濟曰萬機萬事
海歸往主上欽明委以萬機濟曰萬機萬事
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
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勳欽明萬機已見
文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

稜威奮伐彌善本字入其阻良曰長轡遠御

也潛密奮振彌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

毛詩曰深其阻哀荆之并敵一向奪其膽

氣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之膽氣也

又曰兵法曰併敵一向千之膽氣也

成都自潰羅兵劍閣則善本作姜維面縛曰

介間也成都蜀郡也潰謂降魏亂破也曜示

也劍閣蜀山姜維蜀將也面縛謂降魏將

軍也艾鎮善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

至江介西蜀衛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

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列陣待艾艾遣

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

衆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劍

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向曰平蜀

三十梁益二州名肅清謂平定也使竊號

之雄稽顙善曰禮記曰拜而後稽顙球琳重錦充於

額傳玄西都賦曰魏魏絳綬球琳重錦充於

府庫良曰球琳玉名重錦善曰左氏傳曰齊

侯歸衛侯夫人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從此皆

前鑑之驗後事之師也翰曰晉滅虢次及於

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也言蜀滅虢吳亦為

次師法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

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王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又南中呂興深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觀天命蟬蛻稅內附善本作願為臣妾銑曰

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諸使如魏請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

蛻皮也善曰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諸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外失輔車唇齒

經曰治家者不取失於臣妾

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吳向曰輔車陪乘也

之與脣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呂興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善

謂左氏傳宮之奇曰諺所而徘徊危國興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善本作

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

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危曰

謂吳也魏武侯與吳起浮西河而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起曰在德

不在險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滅亡

之將至也善曰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

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

里良曰僚官也折衝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

俊又在官子曰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外晏子國富兵彊善本六軍精練思復翰飛

飲馬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

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

械銑曰修兵仗也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玄曰器械乃兵甲也

輯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善本一作泰字行木盡

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修舟楫木盡者廣言以脅之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

曰太行山在河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善本一作通

流樓船萬艘善本無則善本無千里相望善本一作濬

亦船也艘亦船之總名善曰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

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善本有之

盛者也良曰黃帝剗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善曰周易曰黃帝並



堯舜剗木為舟刻木為檣善本無也字翰曰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後不再舉

今日之謂也善本無也字翰曰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後不再舉

善曰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與兵為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畢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

家所尚善本無也字翰曰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後不再舉

重也善本無也字翰曰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後不再舉

愛人治國能無老子曰崇城自善本一作卑文王

退舍善本無也字翰曰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後不再舉

止也善本無也字翰曰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後不再舉

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善本有之

也謂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
安危而稱臣是求多福也善曰毛詩曰能求
言配命自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起貌言能驚
求多福自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蹶然起坐謝賈
漢書曰陸賈說尉陀陀於是蹶然起坐謝賈
論因使其子嬰齊入侍立漢使嚴助往
胡遣太子嬰齊入侍立漢使嚴助往
齊入宿衛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
表永為藩輔之書則永世有福於江外長
諸侯藩輔謂諸侯也善曰禮記曰君之南
鄉也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荅君也左氏
傳王賜齊侯命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
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豐多

也言能臣伏則多報明賞盛於常日濟曰
式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衆
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善曰范
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太兵雲合豈不危
手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
荆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翰曰雍益青徐荆楊兗豫並州名征東將軍
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
費之也善曰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
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
縣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
流星若日也旌亦旗也羽箭也燭日謂赤羽
星善曰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游龍曜路歌
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游龍曜路歌
吹盈耳銑曰馬高八尺曰龍武王誅商萬國
咸喜前歌後舞曜路盈耳言騎樂之

盛也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
 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
 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士卒奔邁其會如林也向曰邁行
 多也善曰尚書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
 之士鋒鏑爭先忽焉善本作然字一旦身首橫分
 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齊
 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
 壞也寒心痛心也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
 侯曰引領西望日庶幾夫治膏肓荒者必進
 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夫治膏肓荒者必進
 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良曰膏
 肓也狐疑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
 定也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
 肓之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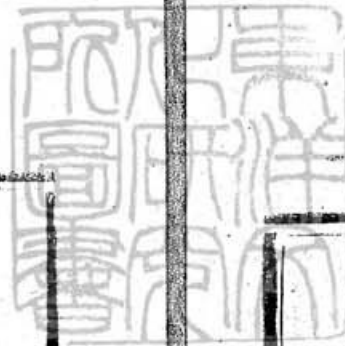
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
 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
 辭曰以猶如其迷誤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豫而狐疑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附扁鵲皆古之良醫
 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骨髓則良醫
 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瘡及入骨髓則良醫
 言而歸服保全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
 險不即服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
 功也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
 七日大漸謂醫曰良醫也且朝一夕之故其
 是乳湊有餘疾非一且食之史記號其所由來
 漸矣善曰良醫也且朝一夕之故其
 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
 桓侯客之入朝見病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
 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
 扁鵲復見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
 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

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勉思良圖惟所去就言勉曰圖謀也善謀任為去就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石曰敢弗良圖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苞白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嵇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茂齊書且晉紀國集序云景真與茂齊書未足可史實有所憑紹以太祖惡安集之書又與何者時紹以所疾惡安移此書於父康同誅懼時所疾惡安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妄也茂齊書而時人誤謂呂仲與從兄茂齊書而時人誤謂呂仲



嵇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著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爲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白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

長謠老子曰西入秦至梁相也楊朱南游於沛

天而數日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子南之沛老聃吳則越

邛山也謠歌也梁鴻登北邙山作五噫之歌

以傷時肅宗聞而求之因奔走於吳吳則越

也傷時肅宗聞而求之因奔走於吳吳則越

秦邀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子南之沛老聃吳則越

其過老子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還

未央兮意肅宗聞而非之求鵠不得居齊魯
之問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
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夫以嘉
升改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也
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也謂老子梁鴻也善曰周易謂數及謠也不得惟
已謂被遷也
別之後離羣獨逝善曰周易謂數及謠也背榮宴辭倫好經
迥路涉沙漠雞鳴善曰周易謂數及謠也戒旦則飄爾晨征
濟曰述往倫革也沙漠安流處所經歲也晨
征曉行也善曰燕禮曰燕小臣戒盥者鄭
賦曰警戒告語馬庚武軍日薄西山則馬
首靡託無所託也
恐日薄於西山左氏傳尋歷曲阻則沈思紆
荀偃曰唯余馬首是瞻

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在厲白日

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

慨重阜之巔嶺曰巔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
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上也進無所依退無所

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

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銑曰

也榛密林也言雖艱難吾所不至若蘭茝傾
懼其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

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

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

歎息者也銑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
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樹謂危也牙弩牙弦弓弦言風波急則根易
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
根萌也休惕驚兒衢道也善曰喻身之危也
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懼危
之機密也一本或有於長衢又壯土之性難
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不濟曰言壯土
少也夜光良玉也以暗投人不知者必懼而
按劍善曰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
人不於道衆人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
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舞善本作於聾俗
固難以取貴矣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
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之
聾謂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
宜故難以為義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
善曰曹植橘賦曰背江洲之氣煖處玄朔之

蕭清淮南子曰夫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

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其也龍衮龍之服也童

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

用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

曰聾者無以與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言北土不我貴猶不貴我也
也善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飄飄遠游
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避路則有前言之
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銑曰飄飄謂羈
謂安所徙處也揔轡也前言謂經迥路涉沙
漠也懸鞍懸車也後慮謂蘭茝頽頽之事戒
懼也善曰前言之艱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
也朝霞落暉則身疲於遄征也向曰遄征謂明

善曰蔡琰詩曰太陽哉曜則情劬於夕惕齊
過征曰避邁也
善曰正曆也哉歟也歟曜謂夜也劬勞惕驚也
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
而無聞吁其悲矣以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
之士不足為貴也若迺顧景善本作中原憤
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
六合猛氣紛紜雄以四據良曰遼廓遠也脩
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
足貴也顧景恐時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
也烈猛睇視也紜紜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盛
也夫雄心能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
無憤發

海夷岳

言高也公翰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

平也披

善曰言將散難掃凶惡也蕩滌也

北踞崑崙

善曰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蕩

恢廓

善本作宇宙斯亦吾人善本無之鄙願

也

善曰崑崙崑崙太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

善曰劉駒駘縣郡太守箴

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善曰大漢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遠往謂徙也

善曰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不

食往鋒鉅靡加六

善本作翮摧屈自非知命

誰能不憤悵者哉

善曰六翮自摧屈也言不加鋒鏑

憤怨也

善曰周易曰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

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良曰植生也生於芳

嵇康承家世德盛而志潔清也藻文章也

如草之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

言才廣也雲布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樓字

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

左聲名馳其右相感動之意榮曜喻富貴也

眩惑豔羨餌念儔類也聲名令聞也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

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

得志矣銑曰翱翔游樂也倫黨朋黨也姿態綽寬裕優也吟嘯自得志貌豈

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愁生永

離隔矣善本作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

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向曰瑤瑩

濟曰悠悠長貌波度遠彌深釋解遐遠也

言我思爾金玉之音無能聞之使我遠心

相望也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良曰胡在北越在南言相去遠也金雖堅剛

人同其心則能斷之善曰淮南子曰自其

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各敬爾儀敦履璞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沈繁華流

通也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銑曰繁華

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敬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善曰劉琨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於陳

伯之丘遲之辭也伯之歸于魏為通
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年前
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前史失之梁史以壽陽歸
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壽陽歸
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
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
非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
又以眾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

冠三軍才為世出

以齊曰三善憂冠首也言勇可
以為三善憂冠首也言勇可

之武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也善曰李陵與
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

軍蘇武武為世生器為時出棄鶯雀之小志慕
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棄鶯雀之小志慕

鴻鵠以高翔棄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
鴻鵠以高翔棄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



梁也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傭耕
壟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

應之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昔因機變
息日嗟乎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昔因機變

化遭遇明主歸梁曰機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
化遭遇明主歸梁曰機者事之微也化謂背齊

禮賜使致典曰高祖得陣虎牙幢主蘇隆厚加
禮賜使致典曰高祖得陣虎牙幢主蘇隆厚加

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立功立
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立功立

事開國稱孤史曰事職也開國稱孤寡以賤
事開國稱孤史曰事職也開國稱孤寡以賤

為稱也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
為稱也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

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
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

孤寡不廢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
孤寡不廢朱輪華轂擁旌萬里何其壯也

也萬里言威化遠也善曰史記蒯通說武
也萬里言威化遠也善曰史記蒯通說武

信君曰杖節擁旌鉦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
信君曰杖節擁旌鉦人伐鼓荀悅漢紀曰今

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如何一旦

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

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

又何劣邪濟曰奔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拜也

魏本匈奴人也股髀也穹廬廬帳也屈膝拜也

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善曰漢書曰冒頓

曰魏勃退立股戰義曰穹廬孫公主歌曰穹廬

為室弓旃為牆音義曰穹廬孫公主歌曰穹廬

樊噲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也喻巴蜀

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良曰夫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也

他異審詳也流言反問之國際也善曰呂氏

春秋曰管子必審諸已然後沈迷猖蹶以至

於此行翰曰沈溺迷惑猖狂劉公幹雜詩曰沉

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先主謂諸葛

亮曰孤遂用猖蹶至于今日志猶未已聖

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

側於萬物行也曰聖朝梁也責求也用謂可施

端於物也善曰郊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

令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

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

未能信賊亦兩心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

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

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

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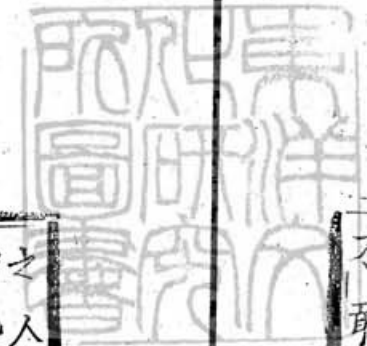
公會諸將燒之曰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

善本作假僕一二談也善曰長楊賦曰僕嘗

不字

朱鮪涉牒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

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
鮑為更始守洛陽先武伯叔令彭彭說鮑使鮑以嘗謀殺光武兄弟伯叔令彭彭說鮑使鮑入謂曰建大事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保鮑誅罰乎魏王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保鮑繡流矢所中繡後降曹公封為侯刺也
朱繡字之善曰謝沉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更始為胡殷所反害彭彭今公誰為守乎已得長安司徒公被上害繡與復其謀誠知罪深不取降耳彭還白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
圖曰戰龍門之下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注曰殺友于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尚書曰孝子惟孝友于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尚書曰孝子惟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年張繡為眾降所封長子昂弟之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所封不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方



之人以物捕地 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
 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濟曰無昔人

張繡殺兄子之罪哲智也善曰楚不遠而

復先典攸高迷也謂迷者不遠復無祗悔攸所

也善曰周易曰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

翰曰謂法網之疎漏於吞舟之魚也言輕法

而重恩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明帝詔曰先

帝不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將

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毀其松柏不翦謂不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高臺未傾愛妾尚
 在善曰桓子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

萬歲後高臺既已悠悠爾心亦何可言良曰
憂傷之貌又已平善曰毛詩今功臣名將鴈行有

序佩紫懷黃贊善本作帷幄之謀乘輅建節

奉疆場之任故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

幄帳也謀策謀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斜

柔曰柔知丞即鴈行威儀有序魏書荀攸勸

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

懷黃金之印結忠孝與朕謀東觀漢記詔鄧禹

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東觀漢記詔鄧禹

注曰二馬為執忠孝與朕謀東觀漢記詔鄧禹

郡國建節東出關左氏傳曰終軍為謂者使行

疆吏來告公曰疆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翰

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為誓

使太山如礪永傳國於子孫也善曰漢書

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之將軍獨覲

典顏借命驅馳擅裘之長寧不哀哉強借曰覲

也謂假借少時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

傷痛之聲善曰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

書曰長威震懼之夫以慕容超之彊善本作身送

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北高祖慕容超寇河

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戰大破之姚

泓將妻于諸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

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

城走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又曰

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剋長安生禽

姚泓執送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

許武城面縛銜璧故知霜露所均不有異類

也善本無也字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

也異類無也字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

李陵與蘇武書曰但見異類姬漢舊邦無取
雜種故云舊邦也種類也成王先武皆都洛陽
漢書曰匈奴氏此二十四姓其貴種也蘭
氏後有須卜氏此二十四姓其貴種也蘭
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
謂并拔既滿理當滅亡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
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亡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
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
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孝文
廢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毀禮陟配天多
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
而不可掩然况偽嬖昏狡自相夷戮銜廢其
主寶融也相夷稱曰梁謂宣武偽嬖蓋指宣武
也狡亂也相夷稱曰梁謂宣武偽嬖蓋指宣武
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諱恪景元三年蕭衍
廢其主寶融也相夷稱曰梁謂宣武偽嬖蓋指宣武

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偽嬖蓋指宣
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朱旗南指
夷相部落攜離首蒙猜貳方當繫頸蠻郎懸
首藁街良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謂
以繩繫項也蠻郎蠻街皆置蠻夷之館也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置蠻夷之館也
取豪貴父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
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
嬰係頸以組又陳湯上疏曰斬郅支首及名
王以下宜懸頭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驚
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濟曰魚游沸鼎之驚
言魏朝多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驚之危
飛幕軍幕也善曰表崧後漢書朱穆上疏
曰養魚沸鼎之傳曰吳季札曰天子之在此
心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天子之在此

也猶鶯巢于幕之上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

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

登陴陴豈不愴恨良曰北至寒故以江南物

昔所用也疇日昔日也撫持也絃弓也陴城

上女牆也愴恨悲恨也善曰袁宏漢獻帝

春秋滅洪報表紹書曰每登城勒兵望主人

之覆面也左氏傳曰晉邊吏讓鄭曰所以庶

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

獨無情哉韓曰庶頗為趙將攻魏之繁陽破

乘走之而奔魏之襄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

思得庶頗頗亦思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

河後以君總西河乎起曰不楚願望西河而左右

泣曰君總西河乎起曰不楚願望西河而左右

取西河是以泣其後謂西河果入秦思趙用泣

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善曰史

記曰庶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庶頗遂奔魏之梁父趙

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復用於趙王以趙王

思復得庶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趙王

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起至岸門止車而休

魏武侯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

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曰

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未必亡

西河今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

不久矣起入荆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惠子

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惠子

曰人故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善規曰勵勉良

無情乎故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善規曰勵勉良

早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善曰魏志明

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多福已

見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文上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梁武帝也安

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善曰皇帝梁武也
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白環西獻格矢東來濟曰舜時西王母
國貢格矢也善曰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
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剋商於是肅
慎氏貢格夜郎顛善字本作池解辨請職朝鮮
矢石弩
昌海蹶角受化良辨曰夜郎顛池皆南夷國名
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
地也善曰漢書曰夜郎顛池皆南夷國名
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多同又
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緡將兵略巴黔中
編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
通以其真衆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
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
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
殷也百姓若崩厥角屨地也唯北狄野心掘
厥角叩頭以額角屨地也

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謂
不久也善曰左氏傳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謂
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
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
范曄後漢書勾奴論之曰事祖中軍臨川殿下
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明德茂親揔茲戎重時銑曰臨川王高祖弟也
下者不斥言王也揔若今言皇太子殿也
茂親謂帝弟也揔若今言皇太子殿也
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劉璠為梁典曰郡王天監
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璠為梁典曰郡王天監
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天監
曰成都王頔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書
桓溫檄曰幕府方善本無吊民洛汭伐罪秦
不才忝荷戎重方善本無吊民洛汭伐罪秦
中曰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吊其民尚

書曰東至于洛納又曰奉辭伐罪漢書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齊曰僕遲自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困偏方思我言也聊且謂君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

重答劉秣陵沼書一首

善曰劉沼字璠梁典

為秣陵令

劉孝標

良曰劉峻自序云峻字孝標

身充漢國後逃還京師詔桑梓顛覆渠後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初孝

劉沼作書難之志作辨命論秣陵令

行書答往來非一言不由命論秣陵令

出而死有入於沼家得書以示孝



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也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舊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園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

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

致也翰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

書竟未至孝標處也善曰孝標集有召難辨命論書教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朱曰兄

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

論善本而莫傳也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

之遺言餘論皆蘊藏而不傳於我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莊

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或有自其

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微未沫昧而其人

已亡楚辭曰微義沫滅也其人謂沼也善曰

沫王逸曰沫已也亡蓋切孫卿子芳至今猶未

器存其人以止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青簡

尚新善本有宿草將列濟曰青簡竹簡也古

陳根也善曰列行到也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

也善曰風俗通曰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

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別錄殺青者直治

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泫然不知涕之

無從也良曰玄然淚流善曰禮記門人

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遇一雖隙四

哀而出涕曰予惡夫涕之無從也雖隙四

不留尺波電謝謝曰隙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

久停言人命亦如之善曰墨子曰人之生

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由駒而過鄰也鄰古

隙字也陸機詩曰寸陰而秋菊春蘭英華靡

絕銑曰言文章之義如蘭菊英妙之華永無

絕也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蕪絕

古終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也向曰梗槩粗畧

善曰東京賦曰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

其梗槩如此談有徵宣王曰墨子曰周宣王無罪殺杜伯後

脊而死漢文帝生宣室問賈誼鬼神之本賈

誼具言所由也善曰墨子曰吾若殺我

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若殺我

而不辜若以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

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

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

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攷
而死若以此說觀之則鬼神之神有豈可疑哉
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故事翼東平
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翼東平
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
赴節平良曰宣帝子封東平恒思長安及死東
泉者昔有舒氏之女代薪於此忽然坐地牽
挽不動其伴還歸告其家比來唯見清泉母
曰一雙女性好音歸乃作絃歌於泉上忽有朱
鯉一雙躍出而赴節乃善曰聖賢冢墓忽有朱
鯉一雙躍出而赴節乃善曰聖賢冢墓忽有朱
京師後葬其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
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
舒氏女與其父折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
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迴流有朱鯉一雙今本
好音樂乃絃歌見清泉迴流有朱鯉一雙今本
樂嬉戲故泉涌出也文但懸劍空隴有恨如
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但懸劍空隴有恨如

何翰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
與及迴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知之使還徐
所答亦循徐君已死乃脫劍而置墓樹而去言今
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
徐君不言色欲之將季子為晉有上國之過徐君
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
君死於是許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并序

劉子駿

通鑑曰漢書云劉歆字子駿少

向俱為京兆尹移易傳記後王莽
篡位為京兆尹移易傳記後王莽
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廣則周之宗
博士少子也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
向少子也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
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京兆尹卒

歌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皆列於學官向曰歌為光祿大夫故云
三十九篇也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尚書四
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歌欲立此四經列
習之而哀帝令歌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
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濟曰言諸博士不肯與
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歌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
襲其道甚著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
道謂帝王周更代起也累重襲因著明也
之道也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



也如此翰曰言天子微所以不全也是故孔
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乃得其所二說曰歷經應受聘問也衛魯
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序曰修易謂作十翼也
篇序而兼脩春秋善曰論語曰自衛反
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
春秋王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善本無
子終善本作而大義乖濟曰夫子也
也七十三謂詩書禮樂之義也善曰論語曰子夏
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棄遺豆之禮理軍旅

之陣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良曰遭遇
七雄之時也
五百人為旅
禮謂行也
孫子之法
興起也
善曰論語曰
孫子兵法
吳起並著
孔氏之法
子法
未之學也
漢書曰
孫子兵法
八十二篇
又曰
吳起三篇
陵夷至于暴秦
焚經書殺儒士
設挾
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禮教類
毀也
秦暴虐百姓
故曰
暴秦焚
燒挾
禮教類
之道
由是滅亡
善曰
漢書武帝制曰
大道
微缺
陵夷至于
紂之
行作
史記
李斯曰
大道
請之
以下
敢有
藏詩
書
又
盧生
為
始皇
求
仙藥
亡去
始皇
大怒
使御史
按問
諸生
咸陽
生
漢興



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

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謂堯舜也

明王謂三王也
秦二世傳士高祖
亦遠也
襲亦因也
叔孫通

曰漢書叔孫通曰
臣願采
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
曰可
天下唯有易卜

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向

秦燒詩書惟以易卜筮
不禁止
漢書曰
秦燔書而

易為卜筮之事
傳者不絕
漢然公卿大臣絳

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濟曰
周勃封

介冑兵器也
言漢初公卿皆武夫
軍旅之
莫有措意於經術也
善曰
楚漢春秋曰
漢

已定天下
論羣臣破敵禽將
死
不
衰
絳
百

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良曰掌故官名

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教

於齊魯之間文帝使晁錯往受之善曰史

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開

伏生修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

故晁錯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翰曰古

簡寫用繩連之故云初折散絕善曰漢書

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求已

失得二篇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

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

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萌芽謂初始也眾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

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生有賈誼作

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

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

間向曰鄒魯梁趙四國各鄉人慶忌受詩於

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詩訓

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建元武帝

年號也善曰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號

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

為頌相合而成頌曰雅頌皆詩也雅以一經正事

恭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良曰孝文末人有

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篇也善

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入得泰誓書於壁

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

樂崩書缺簡脫善本字朕甚閔焉帝詔也缺

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時漢興已
 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銑曰全經謂
足也離此日遠也
與秦相去七八十歲
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
時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
善本有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
 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
 未及施行向曰魯恭王景帝子也孔安國孔
矣太子巫蠱之事朝廷倉卒不及施行
武帝年號
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
孔子宅欲以廣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
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
十九篇得于學官天漢武帝年號也
 及春秋



左氏丘明所修良曰漢書曰仲尼以魯周公之
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一
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
 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善本無
 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
 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
善本無
傳字
或問
善本
編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
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
也間差也編比次也
善曰漢書曰劉向以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傳問人問則
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
善本有
 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
 學與此同抑而未施翰曰桓公貫公庸生皆
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

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善曰
略曰禮家先魯有栢生說經頗異論語家
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此乃有識
者之所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銑曰數慙
痛皆惜其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
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疲
字老且不能究其一藝緝學之士不思闕失
辭使學者不之中分析碎信口說而背傳記是
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
即鄒魯梁趙也傳記謂往古若立辟廱封禪
文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
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廱封禪

謂封太山禪謂梁南也巡狩
謂勞資諸侯也冥暗原本也

猶欲保殘守

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

翰曰殘缺非古文也挾謂帶私情也恐立左
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服用也言無從善

正心也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

是非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謂雷
也善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

記曰無雷同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

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向曰抑止也三學謂

者尚書唯別行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

謂左氏傳有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
可哀也

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

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
君子同之濟曰上謂哀帝也統紀揚明也文
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是非也言帝深
知其妬疾私情推讓賢士故因而不違也
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善本作遣近臣奉旨
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
冀得廢遺今則不然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
也微謂謂諸經有闕失者二三君子謂諸博
士言可心用功望得廢遺以補闕少今則不
肯也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
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



翰曰猥頌也誦絕之謂謹博士皆云不經
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九人耳非君子所當
然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夫人可以樂成難
始慮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
考試善本作其善本有古文舊書皆有徵驗
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銑曰數家之事謂帝
世應當也言古文與時所夫禮失求之於野
行者相當也言古文與時所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
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
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濟
歐陽生字伯和受尚書於伏生施雠孟喜言
此二人善於春秋公羊易等善曰漢書曰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

孝宣 善本有 **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

大小夏侯尚書 良曰穀梁子名赤梁丘賀字侯之受尚書後族子始昌傳勝之先始從張生受尚書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有大小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與善本無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



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入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銑曰包舍也守殘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墜也言違詔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

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

義譽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郢北其先周彦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

為海鹽縣令發却過此山孔生乃
 假山鑿之意移之使不許得至故
 云北山移文善曰善曰善曰善曰
 曰孔稚珪字德璋善曰善曰善曰
 學有善譽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
 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
 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祠於鍾山下因改山為蔣山也昔蜀有法師
 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疏彼林泉之義乃
 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善
 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
 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
 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
 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
 之想良曰驛傳也謂山之美靈驅馳煙霧刻
 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



出也蕭灑脫落也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
 不隨孫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廣有拔俗

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
 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度白雲善本作以

方絜于青霄善本作而直上吾方知之矣
 隱者之志清高也絜清干觸也方知之言有

如白也子虛賦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
 曰上干青雲賦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

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
 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貴

之此高絜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屣而巳言輕
 也善曰爾雅曰芥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

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入排患釋

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
 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

年衰志閑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
 年衰志閑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

年衰志閑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
 年衰志閑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

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聞鳳吹於洛浦值

孟子注曰履草履可履

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向曰周靈王太子晉

洛之間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

之道德為心何怪此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

去言有堅固如此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

鳴遊伊雒之間晉也好吹笙作鳳鳴豈有期字

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

哭齊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朱

哭楊朱墨子見練絲而泣之曰可以黃可以

黑楊朱見歧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

善曰終始參差歧路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哭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蒼黃翻覆素絲也

齊書曰周顯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
侍郎元徽中出為刻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
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
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間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
曰此闔之罪又不若審之使郭子綦隱而審
則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而審之復來求之
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塔土合解竊吹草堂濫巾
體若失其配匹也塔土合解竊吹草堂濫巾
北岳向位巾竊盜濫僭也南郭處士山居吹
顯盜居草堂僭服者之服也北岳即山也言
善曰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
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
傳心養母幅巾履屨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
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齊曰誘謂引誘
假其容貌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
善曰楚辭曰將馳騫焉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



爾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
氏蔑王侯風情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歌善本
字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父良曰排推也巢
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拉
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橫蓋也幽人王孫隱
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
言顯初至如此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
征賦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長往而不反談空
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長往而不反談空
空於釋部囊胡玄玄於道流明空也釋部以空
佛經也囊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
老子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
長於佛理者三宗論無善老易釋部內典也
漢書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
禍福古今務光何足比消子不能儔銳曰務
之道也

皆古之隱者此方儔匹也善曰列仙傳曰殷湯伐桀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寤水而自隱列仙傳曰
餌木隱於石山能風也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向曰騶使乘也鶴書謂鶴頭善書古者用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滅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尺一波書俱招板所用有在漢則謂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爰其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濟曰言辟書也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將臂也楚辭曰舉騶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騶也



逸曰製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見山曰悽愴憤咽皆怨怒貌言此等雖無情紐繫綰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善曰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跨屬城之雄秩六百石已上皆銅印墨綬

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銑曰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言越衆城而為縣宰之稱首也英風妙譽皆義聲也海甸言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載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

道帙長擯善本作法筵久埋敲扑善本誼囂犯

其慮牒訴控孔惚惚裝其懷向曰帙書衣也

道人聲也牒文牒也許告也控惚惚繫偏貌言

道書講席久從棄埋而聽訟通於懷抱也貌言

善生之過恭曰執敲拊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

也困苦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

紛綸於折獄今斷絕琴歌無續也綢繆逸人之務言

綸衆多之貌結課考第也折獄謂審刑書也紛

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

陽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然今考第為龍張趙

於往圖架卓魯於前錄廣音錄俱為京兆尹有

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

龍架之善曰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稍遷至

陽翟太守又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

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

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

風人也拜中郎令緡陽希蹤三輔豪馳聲九

州牧京兆尹長陵以西為左右扶風長安以東為

秩皆二千石我長蹤跡也內言希蹤此謂三輔也

聲以過之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為京

兆尹左內史更名為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為右

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

德也貢金九牧杜預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

舉無銑人賞玩也善曰成公綏鷹賦曰陵高

輕舉而青松落蔭白雲誰侶問戶善本字摧絕

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荒涼蕪穢也破壞也

人之去松蔭零落白雲無與至於還颺入幕

為偶不復更歸徒為延望也

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善本作鵠字怨山人去

兮曉猿善本作猿字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

蘭縛塵纓人韋曰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

鶴也以寄怨驚也投棄也謂此因山言之故託猿

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聖纓而歸東

也擊震微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故曰海岸也

也蘭佩於是南岳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擢

峰竦謂南岳也朝調也龍騰笑列壑爭譏擢

也謂南山也朝調也龍亦山也騰起竦上謂譏

謂周顯也欺誑此山初容此人也慨歎也將子

懷所喪而無人相問也言山為周顯所誑計

於其計或作赴至也鄭故其林慙無盡澗愧

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羅月騁西山之逸議馳

東臯之素謁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

也遺羅之馳騁之交謁也逸議謂隱逸之議人使知也

善白馳騁之交謁也逸議謂隱逸之議也素謁

貧素之謁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

室集其謁張氏阮籍秦記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

謂告語預於人亦談議之流告也今又促裝下邑

浪柁制翔上京雖情投於魏關或假步於山倚

銑山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柁棹也

言山陰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

假跡於此山門善曰楚辭曰漁父鼓枻而

去王逸曰船舫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

棹揖也呂氏春秋曰

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

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豈可
 魏闕象魏也說文曰高外閉之闕也
 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
 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於善本作洗耳向曰
 薛荔皆香草言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見
 崔嵬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
 汙濁我洗耳之池也善曰皇甫謐高士傳
 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
 而洗耳耳宜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蔽鳴湍截來
 轅於谷口杜安轡於郊端濟曰高閉也岫幌
 雲為關鍵藏斂湍霧使無聞見也來轅謂以
 謂周顒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
 親近故遠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
 杜絕之
 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為君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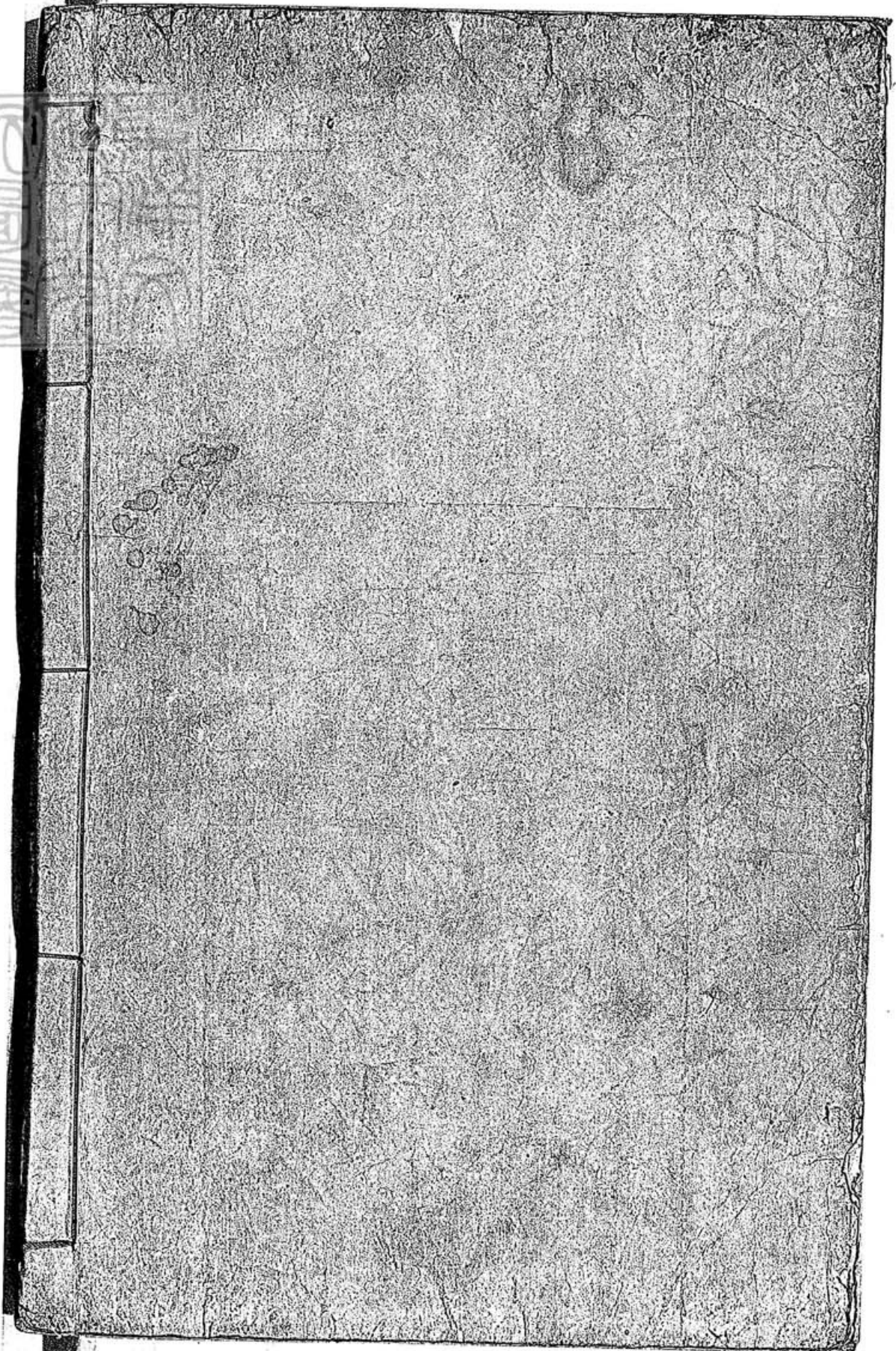


逋客良曰條木枝也類草總也言條總瞋怒
 擊折顒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
 顒也謝去也又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
 許來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
 灼漢書注曰以
 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